

上海东方陶瓷美术馆致力于公共教育的“精细化”服务

在上海延安西路719号二楼的上海东方陶瓷美术馆内,每年有近6万人次出入于这一高档陶瓷文化的场所,也许人们认为,这样门庭若市经营者必是赚得盆满钵满了。而实际上,这家国内陶艺界首家集陶瓷艺术展览交流、经纪服务、学术研究为一体并致力于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与当代艺术交流传播的,是一家民办非企业性质美术馆,获得上海市市级青年中心、长宁区4A级青年中心、长宁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3A等级的这家民非组织,承担公共教育职能是他们的业务之一。

馆长张岳是位七零后的设计师,自23岁起就在广告牌绘画上崭露头角的他,将他的绘画功底延伸到了陶瓷美术上,让平面作的画成为立体的陶瓷作品,使手中的画成为百变艺术品,他对陶瓷艺术有着深刻的认识,对这一领先于世界1800年的中国艺术有着刻骨铭心的爱,形成了他的一种执念:让这一艺术在大众中广泛传播,从牙牙学语的孩童到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都能在陶瓷艺术中找到



联系电话:021-65020101



自己的心灵归属,2017年和2018年,连续两年入选为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主办的市级公共文化产品配送的主体单位,为此他与整个团队一起,精心策划了面向全社会的品牌陶艺教室“陶土陶土”,为广大爱陶者创造了学习和体验的条件。釉上彩绘体验课、瓷器(瓷瓶/瓷盘)上的绘画体验、创意软陶体验活动、DIY蜡烛、插花花艺等文化配送项目,在这里成为广大市民的文化福利,凭着美术馆的专业文化功底和大师云集的优势,无私地为市民免费执教教授技艺。

以打造成为陶瓷艺术界具有当代学术理念的陶瓷文化艺术平台为宗旨,东方陶瓷美术馆已与国际陶协(IAC)和韩国乐烧艺术家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并成立陶瓷学术委员会,从古陶瓷的人文历史价值和文物收藏价值等多角度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同时推进古陶瓷、当代陶艺作品的品鉴交流活动,并在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文化传承发展



上,“传习”陶艺非遗技艺和发扬非遗文化的保护,通过开展陶艺教学和陶艺文化普及活动,完成陶瓷时尚会馆到陶艺中心再到陶瓷专业美术馆的升级,先后成功策展“宜兴陶都风”上海、深圳、无锡展,成功策划举办东方明珠大师艺术展系列活动等,建立陶瓷学术委员会、成立由外籍华裔陶艺家周光真先生、清华美院蒋永生教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邱玉林先生、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吴鸣先生等大师领衔的“大

师工作室”,推进陶瓷艺术与海派文化长足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陶瓷美术馆全面开展全民陶艺的文化推广普及公益类活动,将陶艺的社会教育与大众传播相结合,在优秀社会教育项目建设中,不断汲取更新,以“精细化”服务入手,细分门类,专业授课。目前开设单次体验类的艺术教育产品16个,包含陶艺体验、手工体验、美术体验、传统文化体验等,广受社会各界的好评。 倪超英

一辈子必去看一次的地方:

非洲百万角马动物大迁徙

自然界很多动物都有迁徙行为。北极燕鸥会在北极圈和南极地区来回往返,驯鹿则根据天气和食物来决定迁徙方向。旅鼠为了寻找新的觅食地,经常成群结队迁徙,途中还会发生掉下悬崖或者溺死的情况……

在众多的迁徙行为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东非大草原的角马大迁徙。

东非大草原被两个国家所有: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相应的,也有两个国家公园。肯尼亚那边叫马赛马拉,坦桑尼亚这边叫塞伦盖蒂。塞伦盖蒂的面积是马赛马拉的10倍大。非洲的角马大迁徙主要发生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和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大草原之间,是角马为寻求水源和食草进行的规律性年度迁移活动,说白了就是到处走,找饭吃找水喝。

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是角马的常驻地,因为它们每年大概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每年的12月到次年5月份,角马跟随塞伦盖蒂大草原的雨季从北向南推进;进入六月,塞伦盖蒂进入旱季,角马便进入了北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

东非大草原上的角马一年四季都在顺时针迁徙。每当一个地方的草吃得差不多了,它们就会迁往另一处。每个月份,角马群出现的位置也基本可以确定,有经验的向导会把你带到最容易看到角马大部队的地方。

事实上,迁徙大军里除了角马,还有斑马和羚羊,但并不是所有的羚羊都会迁徙,主要是瞪羚,有时候也会看到转角牛羚。大多数羚羊都不会迁徙。

转角牛羚很有意思,它们的面部和腿部有不少紫蓝色的色斑,看起来就像被人打了一样。转角牛羚也会逐水草而居,但不会像角马那样走那么远,声势也远远没有那么浩大,最多只有一二百头左右聚在一起。

迁徙过程中,通常是斑马打头阵,是开路先锋;角马是中锋和绝对主力;羚羊殿后。斑马最喜欢吃高层的新草,角马则喜欢吃中层的嫩草,它们吃剩的短草正是瞪羚的美味。所以他们相安无事,配合默契。

从图片可以看出,角马每年只有



三四个月份在肯尼亚那边,其余大多数时候都在坦桑尼亚。角马队伍从北往南迁徙到肯尼亚时,由于马赛马拉草原的面积比塞伦盖蒂小得多,角马大军涌入后,密度就变得非常大,看起来相当壮观。

我们所熟知的天国之渡(也叫天河之渡),就发生在七八月份。这个时候正值中国的暑假,很多父母会带着孩子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观看这“一年一度”的盛事。

天国之渡是怎么回事?原来,角马从南往北迁徙的路上,会经过一条河叫马拉河,河里常年潜伏着大量的河马跟鳄鱼,这是它们一年难得的可以大饱一顿的时机。虽然危险,角马们必须渡过这条河才能到达对岸。

这是一场殊死搏斗:前有河马鳄鱼,后有狮子猎豹,大自然真的很残酷。有时你会看到落单的角马或羚羊被猎豹直接扑倒在地,几番撕咬就呜呼哀哉。

迁徙的角马起得很早,通常曙光微现就会排着整齐的长队,缓缓移动。队伍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角马们非常注重纪律,一头挨着一头,没有追逐打闹,没有发出声音,仿佛不想破坏草原之晨的宁静。天上鱼鳞状的红云逐渐转黄,太阳如同刚刚打在天空里的荷包蛋,乌黑的树木逐渐呈现出清晰的轮廓时,角马们才逐渐加快行军的速度。

角马过河的时间不定,有的游客一来就能碰上,有的连续在河边等了两三天也不见踪影。快到河边时,一字型前进的角马队伍会转换成方阵,它们依旧纪律严明,就像准备奔赴战场的军队。事实上,这也确实不比上战场轻松多少,这是关于族群生死的大事,对于单个的角马来说,过河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命丧鳄鱼之口。

过河是很悲壮的。

肯尼亚的天国之渡只是东非动物大迁徙的一小段,但也是相当精华的一小段。很多人去非洲看动物,就是冲着天国之渡去的。

作者:鲈鱼正美(旅行家,摄影师,专注旅行分享和写作)